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宗藩類

嚴加申飭以息奏擾以重封爵疏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竊惟我國家衆建封藩以縱城王室自親郡王至於將軍中尉世世纓弁不絕親盡而外猶得食租衣稅於縣官迨我皇上而又爲寬奏請之限開擅婚之禁所以篤念懿親恩意甚渥然而必約之以世次限之以品級繩之以條例者何也凡以酌情法爲可繼也顧其間事體最大而條例最詳者無過於進封追封二欵諸藩正宜兢兢遵守以體我皇上敦睦至

意而近來多有違例冐干焉者臣等事關職掌法當參駁請得一二數之近例世長子追封親郡王者次嫡庶子仍得加封郡王鎮國將軍蓋以世長子原蒙祖父世及之貴非以弟姪進封及旁支繼絶者比也然亦有世長子雖蒙父貴而其祖若父則由進封者如益昭王載增以長子追封而昭王之父恭王則以崇仁王進封韓安王譔墺以世子追封而其五世祖康王則以彰化王進封三世祖靖王則以西鄉王進封此正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

下亦止授以本等官職者也然則益府輔國將軍翊鍾韓府鎮國將軍朗銘等以其父爵而言則世子之衆子也本其原封而言則郡王之支庶也照依始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止應得鎮國將軍而不應加封郡爵也亦甚明矣如以例前加封者爲詞又何必遠引晉周二府皆儼然享有衆子安東舒城等王韓康王衆子寧遠長恭等王皆儼然享有郡爵者也正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云爾例後未封者安得援以爲口實乎惟是翊鍾受封于益昭王爲長子時

止得輔國將軍反下本等一級似應加封鎮國將軍
者也至若荆王爲其第三子由楝秦王爲其庶兄誼
漇請封郡爵尤屬無謂秦宣王懷埢以鎮國中尉進
封族屬爲再從萬曆二年王庶子敬鎔乞封郡王部
議據例請授輔國中尉奉　聖旨是其以從親進封
的俱照近例行欽此萬曆十四年秦王誼漶爲其庶
兄誼漇請封郡王奉　旨加封鎮國將軍夫敬鎔僅
得輔尉於一傳之後而誼漇乃加鎮軍於再傳之餘
覵其本爵已踰五級亦可謂特恩異數矣猶不知屬

厭而希覬於必不可得之王封乎本以中尉進封而以郡爵推恩是其支裔之加封友踰於本宗之原封矣不亦舛哉荆王之以安域王進封也在萬曆七年則條例事例遵行已久夫以例前進封者其次子加封且當改正於例後况以例後進封者其支庶之請封安得比擬於例前則是條例爲不必設而原封世次不必照依也如曰以弟繼兄與從親進封者不同則事例所謂親王薨絕除親弟親姪照例承繼次嫡庶子不准加封者豈虛語哉近日各藩請封多引濬

府爲例查得昨年潘府請封屢奉　明旨一則曰以後永不爲例一則曰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參來欽此夫以明例若彼明旨若此而諸藩復敢紛紛奏擾者良由朝廷用恩太過而法不必行也臣等以爲欲杜其將來之濫乞必核其已往之冒封凡一切加封本等之外者查其原封世次在例前加封者姑准傳襲亦必酌量其親疎限約以世數而在例後加封者或即與改正或姑准終身如朦朧傳襲者併其本爵削奪而以世長子追封者必其始封以來世以父

子相繼方准其支子加封如世長子雖以世及而其祖父或由進封者仍照進封親王例行其諸藩有違例冐請加封者或量罰本宗原封祿米或仍重罰長史教授等官以懲、瀆擾庶幾各宗知奉約束而朝廷情法兩行矣不然人情知止足者少圖僥倖者多嚴爲隄防猶虞其濫更復決裂濫觴若何蓋一作俑於秦藩再效尤于藩府而濫觴已極矣長此安窮此實生所爲太息者也伏乞勑下該部如果臣言不甚謬即爲覆議施行

遵制據例懇乞停寢秦藩郡封以一法守疏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臣等在科辦事接得禮部一本爲仰遵制例懇乞聖
明比照新恩改正封爵等事奉 聖旨秦王爲誼㴭
請封郡爵朕念首藩准與封不給祿仍不爲例除依
擬欽此仰見我 皇上敦睦之仁義恩雖假於首藩
而例未嘗不嚴於諸藩也臣等反覆思維今天下宗
藩至衍矣朝廷所以約束而齊整之者惟此制例爲
兢兢制例定然後法守明法守明然後覬覦絶譬如

權者持一定之衡而輕重不搖也量者施一槩之平而多寡不爭也是故世次有所必稽爵級有所必限恩數有所必節事例有所必嚴要於尊制明法使諸宗不得妄生他覬即秦王爲誼𣶏請封郡爵豈不以制例爲辭也哉迺臣等看詳實制之所禁而例所不得請也巳嘗具疏參駁而詞意未悉無能爲朝廷申明制例自惟職掌隕越是懼請得終言之伏惟聖明垂察焉謹按宗藩事例一欵前親支進封親王者姑照常行若原係一從再從之親進封雖在例前其

次嫡庶子止受以世次本等官職已經襲封者待本
主身終停襲此非制例之昭然哉秦藩自僖王無嗣
懷王志均以渭南王進封康王志潔以富平王進封
此兄終弟及猶云親支至昭王秉欆以臨潼王進封
則簡王之一從姪也宣王懷埢以鎭國中尉進封又
定王之再從姪也論親則再從之疏屬不得竊比於
親支論世則中尉之原封不得妄希乎王爵論例之
前後即以親支進封者其子孫且不許加封於例後
況以再從進封其支裔又安得比附於例前秦王此

舉逾越太甚矣　陛下縱為首藩念獨不為法制不一難與示衆封爵不平難以服人今一時請加郡封者如荆府以親支為説韓府益府以近例為詞皆因事例不合槩從停寢奏雖首藩詎涉一奉國中尉耶一封而加鎮國將軍再請而加郡爵輙請輙與如持券而責無弗償者是何例行於諸藩而獨格于秦也何以照諸藩之心即無論諸藩往者秦王敬鉇請封郡爵是時據例授封止得輔國中尉詎涉於今王為庶兄於宣王為庶孫視敬鉇之親遜降矣而所得封

爵不啻倍蓰過之是例信於前而不信於後行於敬鑑而不行於誼溪亦不服心矣昨年潛府請封明旨固曰示不為例未幾而泰府援之以請矣今年明旨亦曰仍不為例又安知不為後來地乎何以示天下信也雖曰與之爵而靳之祿第以虛名寵異朝廷所惜者名器所重者封爵使名器可假封爵可濫人情誰不喜貴倨而美芬華將來請乞無厭奏瀆無已陛下將盡徇之乎 臣聞法行有自禁行在先例遵於首斯無弗遵者矣禁設於未然無弗禁者矣伏望

陛下收回成命停寢奏封以信制例於天下則請謁自杜約束可行朝廷之幸亦諸藩之福也臣等不勝惓惓

楚藩兩奏事干世系情罪難確乞勑行勘問以

正名分法紀疏

張問達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

四月初　臣等接楚王華奎一本爲極惡悍宗悖違祖訓欺辱親王挾制官員殺傷官校懇乞　聖明振法除奸以全藩體以安宗社疏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參看來說欽此巳而楚藩崇陽等王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華越等亦具奏本通政司巳封進御覽訖於今月餘未奉明旨　臣等復取華越

等日所投揭覽之大都謂楚藩大變異姓假王冒濫圭璋汚辱潢派蔑法欺君竊祿盜國以楚王華奎為假王其。楚王奏稱華越愈無忌憚要結刁惡宗儀暗行誣謗明肆穢言蓋欲倣前此各惡滅孤之故智卽指華越等所訐假王事也夫宗藩親連帝室派衍天潢世系之關繫何重至如親王長有一國統率諸宗其分尊世系視郡王以下尤重諸宗之世系且不可假況親王乎如楚王華奎果非已故楚恭王所出是為冒濫竊國竊國者罪無赦如華奎果係恭王妾胡

氏所生之子華越等乃懷私故捏爲假是爲滅國欺
君滅國欺君者罪無赦夫以兩不可赦之罪而不行
勘問詎能以紙上之談風聞之語而懸斷此不可赦
之大罪乎如以楚王華奎爲假也而封爵已三十年
久矣何敢遽執之以爲假如以華越等之奏爲必虛
也而二十九宗之牊命懸於此一奏又何敢必執之
以爲虛或虛或非虛或假或非假楚王與華越等素
有嫌隙各奏之詞俱未可盡憑武昌郡中闔府之諸
宗不下三四千位必自有天理人心眞情直道在固

可從公訊問而知也夫省直有不法大事奏聞於例必行撫按勘問茲二奏關藩國世系事孰有大於此者而不行勘問可乎置之不問非法不行撫按勘問而遥奪懸擬亦非法非法何以服諸宗之心而定楚王之名分正藩國之體統哉我 皇上英明並日月綱斷如雷霆楚王與華越所奏事情查覽自析為明正罪惡計為藩國宗派名分計乞勑下部院轉行湖廣撫按將二奏情節從公會集諸宗勘問某虛某實明白具奏則虛者不得以強詞再飾而伏不赦之辜

實者自得以成案有定而絕將來之擾節各省宗藩亦均受　皇上敦倫明分之仁不淺矣若不行勘則楚藩想讎相怨相搆相傾必均於敗壞覆亡而後已甚非我　皇上所以保藩服而惠宗親也伏惟　聖明垂察裁奪施行

直陳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禮部右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今年二月間通政使沈子木謂臣曰楚府儀賓袁煥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聞又月餘而楚王來奏華越矣奉旨下該部院參看俟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知耶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皆以

為然臨別時一貫復向臣耳語曰貴部覆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冤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月而通政司稟取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越投揭臣部大略為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當批儀制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任京師之理隨上疏請旨處分奉旨該部院會同該科道參看臣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已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

一有偏狥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朦朧了事若不
行勘科道當言之矣一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
也臣之請勘盡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
亦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旣而奉旨行與該撫按
勘問臣行文間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
百兩囑臣曲庇許臣萬金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
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
按會勘疏至矣不數日楚王辨疏又至矣奉旨着九
卿科道看議諸臣之見大畧責成撫按者俱多議單

示下愚言不能一一抄謄謹括大旨隨將各單用印鈐紀分送閣部其事之始末如此夫沈子木之匿疏也謂其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主不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切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於天下聽之 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不意 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皇上也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 楚中無一人疑臣臣不

究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

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　皇上試問撫

按并在事司道府州縣諸臣　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爲

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頤指氣

使也

科臣指摘無端請速罷斥以遂初心疏

郭正域禮部右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昨聞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力言楚事謂臣謀害此事出於應文之口不辯可也但就事論事如不分剖則不知者將以爲實矣應文以臣爲謀害而其故則有臣父被訐之說臣父名懋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任杞縣教諭轉舒城知縣陞趙州知州五十而致仕七十而告終時萬曆十七年也臣備官翰林久矣臣父非可訐之人也應文獨不一查登科祿乎楚先恭

王好貧禮士年僅三十而卒時隆慶庚午也恭王當
國　臣父已久在仕途矣今王當國　臣父在仕途矣今
天下藩王無辱及士夫之事若會省之中一有此事
豈不喧傳驚駭誰爲此言以愚應文此不獨誣　臣父
又誣楚王也至謂華越至臣兄邸夫搴宗入都遍處
喧聞當日卽照例送入會同館矣何由而到　臣兄邸
長安中之耳目不可掩也不待辯也至謂挾取楚王
原貲楚王原未取貲於　臣　臣何所挾又何所取至謂
處篇不及廷機一言宗夏聞劾疏係　臣署事事則　臣事

罪則臣罪不敢累廷機也夫謀害二字必主謀而後可以爲謀害必首事而後可以爲謀害未有行勘而遂謂之謀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行勘之外更無別法　皇上試檢臣原疏如曰楚王襲爵三十餘年何至今日而始發不發於士民而發於女子骨肉之間此豈謀害語乎謀害二字即楚中問斷諸臣尚未以加於諸宗而科臣乃以加於部臣乎前此出於沈子木之疏猶曰不平之鳴而應文遂和之乎當時通政司以票取華越於會同館中彼時督官及大使等

官可誣乃謂臣使二役引華越上門此又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緣事在狐疑但令二役一問子木耳如謂此事係臣主使此何等事而華越肯爲人使也彼不惜名封乎楚中宗室不下數千臣尚不知華越作何相貌楚中人當盡知之彼之父毋親戚具有王冊何俟臣言也至謂臣爲險臣愚則有之戇則有之險則不險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淺薄才力疎庸不能復立於朝矣伏乞皇上早賜罷斥臣不勝感激天恩之至

論代藩廢立疏

吳允中 宣大巡按御史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題爲 代藩勘議久明風教關繫不淺懇乞 聖明亟賜 宸斷以正綱常以杜邪謀以保重地無虞事

臣竊惟人道大經有四曰君臣曰父子曰長幼曰夫婦有如臣欺君子誣父幼謀長庶作嫡皆 國憲之所不容也況以 藩王之貴爲一國之表率者乎大小武職凡告襲必由臣衙門每見有受賄冒保者有扶同冒襲者有倚謀兄職者有借職久假不歸者臣

以三尺繩之率嘖嘖以　藩封爲口實臣以爲此風不可長也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綰轂夷夏天下治亂安危皆由于此五父之衢多俠邪而荷戈之士不怒敵而譟上日以分義束之猶恐有決裂之患顧以名分倒置者樹幟于上竊恐相效相尤必至日傾日構以右翼重地而令人有不安分之心良非　宗社之福也則今日　代藩一事尚可耽延而不亟爲釐正哉臣奉　命宣雲巡歷巳周數月以來　代藩一事廣詢博訪日夜念此至悉也撮其

大要裴氏未報選而先病故張氏雖加封而實內助裴難以言濫而張難以言嫡也鼎渭爲庶一子鼎涉爲庶無子渭難言濫出而涉難言嫡長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煌煌 祖訓昭如日星海內 諸宗藩皆恪遵之而 代藩獨以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羣梟之逆謀皆違 祖訓廢長立幼公論已定而衆心難割得無以盧天爵之計售而太平正位喬繼文之訐投而新寧嗣封桐圭等于逐鹿可幸捷而得之乎不知飲啄皆前定之分而妄據多折足之凶定王欲絕嫡

毋之嗣而先絕其嗣　代王繼統未幾而變起蕭墻
骨肉乖離居常鬱鬱不樂天道業已昭昭尚不覺寤
而欲以大位私愛子也吁亦惑矣漢臣枚乘有言曰
若所欲爲危於絫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
安于泰山今　代藩幸于長舌之愛已不能去危而
就安矣　皇上誼重親親而猶然遲延或者姑全父
子體面俟其自爲改正乎今幸有其機矣臣初抵廣
昌仰體　皇上親親之仁即與去任道臣楊述程議
所以開導之而道臣稱　代藩誕辰曾檄長史敬鼎

涓入賀而曰不及黃泉無相見難以口舌爭也臣以爲鼎渭鼎淓皆 代王一體所分也何爲偏重偏輕若此虎狠尚不食子庶豫終須有日但慮鼎渭子然朝房恐鼠黨左袒鼎淓者包藏禍心則可憂方大隨移檄道臣行長史會同承奉力爲保護而同城之府縣亦皆傳諭客防之凡可以杜絕禍胎者無處不到而父子兄弟之參商猶故也及臣抵陽和復移檄道臣行長史會同廣靈等府宗室勸導 代王令其收正而猶然以訟父爲詞且悠悠之口更謂 代王景

逼桑榆忠言逆耳動以不樂生爲辭 臣 以爲尊崇如
親藩而出辭若此或者炭房拖出與殿堦石砌者含
冤爲祟乎況鼎葰子毋日侍左右而禍起筦籥逆天
之罪者自有任之者及 臣 抵大同政欲以天倫至情
細爲開導而 代王傳免一腔款款無由得吐隨命
長史高日新向鼎渭問其父子日用起居仍勸之以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止效法古聖夔夔齊栗以盡子
道而大位已定再勿聽細人言致傷父子和氣也及
長史同道鼎渭深以 臣 言爲然探其日用僅能餬口

土牢禁錮委係張正國誣捏而服食僕從較之鼎莎不啻九天而九地矣夫以　代簡王相傳應襲之世孫而困苦若此迺隨與撫臣石崑玉會議各捐廪給以周其急歸而思之迺臣之周恤有限鼎渭之日用無已少者竊據封號而長者苦于資身非法之平也隨與道臣王士琦議鼎莎輕手足而謀長兄固憑藉煽處之勢或獻計擬置者尚繁有徒當密查以法治之則離間者去而眞心可露聞之鼎莎天性亦非殘忍之甚者陳以利害動以至情良心有感而發或求

可知于是道臣備以臣言令長史逵之于是左右懼

而鼎涉入宮滌灸遂議定歲給鼎渭養贍銀一百二

十兩按季交送臣以爲芰吾之辭耳及臣賑貧宗之

日極貧次貧僅五百二十有奇耳俄而聞宗儀軍民

萬有餘人歡呼雷動臣命巡役查之知鼎渭感養贍

之恩父子從步來謝而聞者相與衆觀也鼎渭父子

踵門含淚徬徨趑趄而不敢入遂稽首門外先謝

代王繼謝張氏悚然而退一時垂白有識者無不相

感嗟而泣下及鼎渭甫去而 代王即查鼎渭父

丁果冠冕而來乎果肩輿而來乎抑或前擁後呼扶策而來乎及問之知其青衣圓帽踽踽涼涼徒步而來也遂垂首而不語臣一聞之不覺加額曰 代藩父子兄弟其有和好之機乎嘗聞吕張正國之疏一入鼎涉恐世位不穩日夜積心恨不剪除眼中之釘疏 代王亦撤其隨從禁其供應一時諸臣勸給錙銖養贍而不得今慨然有一百二十兩之餽是其兄弟之情亦漸動矣又嘗聞 代王痛恨鼎渭毎聞其名輙爲之切齒今之垂首不語也臣妄爲揣摩或者

且憐以爲是子也少時曾愛如掌珠者也今狠狽若此恐行道見之心非而巷議未可知也或者且疑以爲讀狂悖之奏詞輒爲之憤氣塡胸今叩謝而猶及張氏想醜聞異域等語出張正國捏誣非渭敢爲逆天未可知也且憐且疑而展轉不定其垂首不語想有大爲不安乎是父子之情亦漸動矣夫以相夷相圖者而眞情一旦萌動 臣意 代王昔年無憚于檢舉今或不難于改正倘一改正則名分不至倒置 臣亦可安于無言矣自八月迄今日翹首側耳以俟而

竟不聞消息也及臣抵蔚州而復問及道臣王士琦

道 代王惟曰靜聽 玉音而已夫靜聽之意尚有

幾幸之心也臣竊以為 代藩此時如醉者之甫醒

無奈從傍者復為之投醪耳改正之事恐終阻于恩

愛是在我 皇上為綱常計為人心計只為之釐正

而已矣臣細檢疏揭 代藩之所以罪渭者不過以

訟爻為辭當檢舉之時渭未有隻字也何所憑而廢

之況迹類訟爻而情實可原欲原鼎渭之情又不于

鼎渭之言也惟據 代王之言一折之而訟爻之罪

可釋矣　代王之疏有曰推鼎渭之心原不如此又
鼎渭不能爲文細味二言而鼎渭可勿罪矣何也
鼎渭　請名于萬曆八年此　代王爲新寧王時也
代王既以新寧而進封則鼎渭自當以庶一子而爲
世子乃三十三年突有檢舉之疏渭竟嘿然無一語
此等情節臣訪而知之矣當檢舉之初議也　代藩
尚有不忍割愛之心供應如舊語諄許以祿位上
請張氏亦恐其有煩言也養其子女虛作盤面藹然
子母之義及大事已定而鼎渉儼然一世子矣左右

儀哉亦凜然奉命尊之爲世主矣妖治轉關而權輿
不繼雖歲時伏臘燕會不廢而向講祿位全不掛齒
骨肉恩愛未免分析一切隨侍止知有鼎渉而弃渭
如腐鼠矣此等變態惟子臧季札處之太然千載而
下可多得哉鼎渭憶當年之繁華徧目前之寥落假
寐愾嘆投兎罝淓室人交謫愈增苦楚彼張正國窺
見人心公論多屬鼎渭直目爲可居奇貨牖餂明諷
鼎渭亦以疾首難堪聽其奏訴原初念頭盖辯已爲
庶一子而鼎渉爲庶二子也盖辨庶一子不當廢而

廢二子不當立也躊躇累年而後敢有此舉乃以兄
而爭弟非敢以子而訟父也郎報一傳網羅密布內
外事情水泄不通此後疏揭俱張正國之倩爲耳雖
中間奏詞狂悖　代王恨之刺骨辟如訟師代人告
訴椎計誑聽以圖厚利虛捏無所不至而非訟者之
原情也及貴成而訟者之口陳與原詞之臚列常不
相蒙致此類耳且鼎涓既不能爲文安得連章累牘
娓娓數千言也試平心細繹而涓之罪可原乎不可
原乎且涓心不欲如此而令之至此者誰也群小撥

置壞亂家法盧天爵一事　代王兄弟備受其毒矣尚不憬醒而收留無賴之奸人試平心細繹張正國誠奸人矣而令之得近左右肆擬置者誰也且既有檢舉一番父子兄弟未免各一肺腸　代王爲善後計宜令親正人聞正言以潛消其逝梁之懷一旦逐之朝房且朝房何地也以之棲鼎渭渭謂數椽而實非數椽也解鬪者不搏擊臣惟以至情爲勸導且不忍言　代王試一猛省當咋舌屏息有寢食不寧者且勿暇以訟父罪鼎渭也昔仲叔子奚請曲縣繁纓

以朝孔子聞之曰惜也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代王之疏有曰鼎涉被金册服衮冕難堪褫奪抑何迷惑至此乎夫渭長而涉少金册衮冕皆渭本分之所應得者也褫奪鼎涉而曰難堪曾不思二十六年以來　請名之長子一旦怱然廢立謂鼎渭獨能堪乎　代王猶曰有何愛憎將誰欺與且愛子孫者必爲子孫計長久不義不暱此大叔之所以自弃于鄭也試一平心細思今日之竊據爲得計乎爲失計乎願　代王愛護子孫順天倫遵　祖訓各得其所之

爲便也夫人戴圓履方立天地之間綱常倫理無貴
賤一也 代王之疏有曰臣小宗也 社稷綱常無
所關繫故承兄命將渭報張氏名下及進封 親藩
身係一國表率紀綱攸係是以割愛檢舉是何言與
由茲以推等而下之可襟裾而飲食乎亦不近理之
甚矣或者疏辭出自代筆正猶鼎渭疏中覶聞異域
等語病當坐此無足怪也且 代王而以檢舉爲是
乎臣查 代王進封 親王也非三十三年也何以
待三十三而始檢舉也豈數十年前雖封 親王亦

無關繫 社稷綱常乎此等舉動臣亦訪而知之矣
侯拱宸疏內稱檢舉一節原非泛然機彀已成線索
已定鼎勻方有疏此誅心之論也臣更查先年題
准凡王府奏報俱由臣差經管三十三年九月部文
行查之時正舊按臣湯兆京畋差而去新按臣喬允
升未履地方 代王果以青天白日心緒盡不遵成
例侯按臣查勘徑浼撫臣霍鵬囘覆耶且撫臣以三
十四年二月結局按臣以四月履任相去僅二月耳
而皇皇不肯少待是何機局耶 代王捫心自明矣

今議封事一持正論　代藩即曰左祖鼎渭曾不思
向日偏爲鼎淡者實以累鼎淡而今日議復鼎渭者
實以爲鼎淡善後之地耳願　代王平心細思檢舉
之事公耶私耶而且勿篤言定王之命也人子肢體
膚髮受之父母一脉相衍傳之子孫故愛巳之子孫
即所以重親之遺體慈也而亦孝也今　代王旣娶
裴氏而生鼎渭復以愛子之故使不得稱長又不得
稱庶紀父以來相傳骨血安頓無處孝慈兩字何居
焉　代王之疏曰濫出正出皆一體所分拾指之痛

有以異乎　臣以爲非由衷之言也鼎渭襲封鼎淡自有本等爵位鼎淡而襲封也則鼎渭無所措身矣如此而猶曰拾指指皆痛得無精神血脉盡注于二指而長指其不仁乎且濫妾之例　廟堂分析已明議濫妾之子當倂議收濫妾之父載坋之例胡不聞焉今而後顧　代王之無言濫妾也且濫之原由　臣亦訪而知之矣　代藩嘉靖四十年　冊封爲新寧王奏還邊氏爲妃而復娶裴氏也非以邊氏之病也想當年之裴氏亦由今日之張氏杏花園中非我偏心你

毋無福等語眞心畢露矣如　代王以遏氏眞病也獨不記萬曆二年三月之事乎以久病之人而安忍以鐵鞭加遺亦不情之甚矣遏氏既故而侍巾櫛者尚有人張氏進宮來歷逕亦訪而知之矣王氏謂皆爲裴氏之婢亂宮戚禁與張正國醜聞異域之說此實誣捏之詞也張氏家世南門其楣以䑕張爲號實清白之家也門宇淺隘　代王偶輿中窺見因以禮娶之久同士庶有萬口在也張氏萬曆六年入宮克當王心而萬曆八年即報鼎渭于名下豈爲裴氏冊

妾無名正寵愛心腸而圖毋以子貴耳宮闈久無正妃其間不守閨範侍婢豈能爲　代王諱至于張氏爲謀不遠且晩欲圖殺子爲王是其婦人之性至于持身委無可議亦有萬口在也王氏逐婢無論矣可恨者張正國無端誣掜欲爲鼎湄而實難爲鼎湄　臣巡歷地方民間寃枉皆爲之昭雪况于　藩封故特爲張氏洗寃　代王可無憾于鼎湄而改正之疏割愛舉行亦一家父子兄弟之慶也昔漢臣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夫公共則雖貴如　親藩難以越

法而擅誅 代王疏有曰鼎渭父子 正代位本藩之子孫代之宗姓皆不知死所臣以為 代王蓄疑懷懼與趨附諸宗日夜畫策而不肯罷手者正在此督臣涂宗濬隱情當恤一疏已體悉周至仁至而義盡矣願 代王無煩過計併諸府宗室亦不必慮他日之齮齕也且 代王獨不記昔年之處定王乎聽信廷奸謀及庶兄始囑孫河告狀再賄喬繼文訐奏此盧天爵招內祭語也如此機械如此舉動不啻今日鼎渭之陰謀矣定王豈不見形察影而竟不聞難

爲　代王情狀何居也非不能也　祖宗以來明訓森嚴卽欲强生枝節肆螯以洩忿而亦不敢也由昔以證今鼎渭不能害鼎涉明矣不能害則不必過計而蔓延不止何也人之大倫有父子然後有長幼重長幼之序正所以全父子之倫今　代王疏曰議法者長幼之序爭之甚力而父子之倫付之罔聞無非欲借父子之倫以紊長幼之序不知鼎渭六年廢立而不敢言逃奴逃婢而代之言子訟父則孝道有虧而兄辨弟則弟道無虧乎盜萬秣執此可加渭以罪

而不可作廢渭之案也如　代王成心不化而必堅執訟父之詞請一槩以法言之君臣父子之倫兩者並重乎天下渭訟父是爲不孝矣獨不思渭之生也以隆慶五年張氏之娶也以萬曆六年以渭而報作張氏名下毋娶于後子生于前此亘古一奇事也不謂之欺　君可乎定王奏報鼎渭疏稱據新寧王鼒匄啟臣厭生第一子原係宗枝理宜奏報今借尸出自定王而屈意依從也彼孫河喬繼文之奏告亦屈從人意與此而不謂之欺　君可乎鼎渼業已奏報

爲厥二子而復稱將臣嫡第一子冊內改正且聽其私婚而又謀封其妃種種情節朦朧說謊不謂之欺君可乎臣而欺君難以言忠至鼎涉之謀兄張氏之冒嫡又各有正條矣科臣韓光祜疏有曰如謂父子兄弟相夷別取 代定王親枝繼襲亦可侃侃正論凜凜斧鉞 代王試取而觀之當與若禍戒超然遠覽絕愛子之覬覦斥羣狐之讒說審 藩王之有命毋貪不可幾以壞 祖宗之家法則慶澤流于子孫而世世無傾軋之禍矣臣執法之官也凡事不敢假

借毫髮而惟處人骨肉之間長慮熟思不忍過為激
切今 代藩一事望我 皇上溥浩蕩之仁正世及
之緒以恩勝焉自有代事以來 廷議有欲平 代
王之情而立鼎渭之子者前撫臣汪可受前按臣潘
珙會議亦稱先華冒嫡之封姑虛世位鼎渭仍聽居
外操危慮以長知篤怨慕以聚順并撐良傳以轉其
兄弟之疑忌為友恭待 代王回心為之 請封而
後加以世封臣數月以來詳味一段論議委曲詳盡
真不易至理偶因縱子打傘一語更有隱憂焉 藩

王之父子兄弟與庶人之家異庶人父子兄弟偶禍起同室而一朝消釋則骨肉歡然如故　藩王之家或不其然居各異處聚亦有時內外僕妾止各為其主讒言易生釁端易起一有感觸舊態復萌就　代王今日本心亦豈全昧頓忘初生恩愛但見奏詞狂悖日恨日深不暇細察而又親信左右無委婉開導如鄭莊公誓不見母潁考叔托肉寄諷而母子如初如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乞舒息補黑衣之數以觸動其天性之情者近曰濫妾羣亦曰濫妾王曰訟父

羣曰亦訟父望風承旨甚且加焰投火而落井下石者此等情態打傘一語殺機已暗伏矣君曰立渭之子君曰虛懸世位以待其同心恐 代王愛心有時而回而從傍者又爲之轉動此事尚未有了期也以臣愚見願我 皇上從禮臣之議如 代王之欺罔鼎淤之私婚書從寬政而張氏猶仍次妃之號鼎淤不失本等之位竟付鼎渭以世子之封代府儘有閑宅而不宜住居朝房起敬起孝愼擇輔導俱如前撫臣按臣之議似從茲可杜爭端名分不至倒置父子

兄弟之倫兩得之矣不然而　代王猶仍堅執訟父
之說以不利于鼎渭也臣竊嘆其愚也何也子女生
長王家人以爲奕世修行　代王試思羅列膝前者
非獨有鼎淤也蓋亦有子若女矣亦皆張氏之所出
矣鼎渭而遭鼎淤也想前世冤孽而他子若女皆有
朝廷之恩典在也爲一倖子事體牽纏不休諸子女
皆不得沾　朝廷恩典諸子女皆有知覺矣縱有不
知而其服役下人想亦述成例以導之矣薄于鼎渭
也爲裴氏之無福也爲訟父之不孝也諸子女亦張

氏之所出也諸子女亦犯不孝之條也其一加之勝其餘墜之淵同一屬毛離裏不同一隆恩眷注令節倖期拜舞堦前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況赴勘而下車讓兄居常而時抱不平三子亦張氏之骨血何以歸心鼎渭此可見公道之在人心此可見代王之不幸也倘三子而居鼎洮之行也必不忍謀兄卽强之而涕泣不從斷無此番妄舉　代王亦免終年愁眉愁態蚤夜掛慮牽腸而滿堂金佛亦不必飛入長安日日作人話柄而左支右吾討一快樂之

會而不得也此非 代王之不幸哉知其不幸而細玩臣疏當以為 高廟神靈教臣開導而痛哭流涕恨此狐媚恨此羣小星言乞 恩求正名位而其餘子女俱沾 皇恩此 代藩一家天倫樂事也然而不敢必也不然而張氏猶仍半巫半鬼抱王爵而不肯釋也臣亦竊嘆其愚也何也人生有命張氏試思其生長民間也安知得侍 藩王而享温食厚金玉滿前如此之榮華也此亦生來之命也鼎消雖意所不在而行居第一為諸 子之長應襲 藩王之貴此

亦生來之命也今日嫉之若讐矣獨不念昔之進宮也蛾眉惑主枕席巧語乞鼎渭之爲嗣也是誠何心一旦改慮若此且鼎渭卽封爲　世子矣料所享者僅僅王爵耳累世節縮以來雖有襲封一事無翼而走數當不背料亦不乏田園之資矣身秉閫政誰能禁之何不朝夕以實心實意苦勸　代王改正而令鼎渉享本分祿位貴而且富亦人生之極樂也且代府宗室亦夥矣而人所敬服者多歸之鎭國中尉鼒鐵等十有三位此可見富貴不如孝友張氏愛子

將欲令之尊長貪位萬人嗤咲乎抑令之克孝克友八人敬服而曰此張氏之子也其朝夕教導之力居多乎繁華轉眼成空而聲名世代不磨張氏亦有兄弟目今建基西門巍然溫厚之家矣何不速爲勸導令之去妄覬而襲令名也不然而鼎涉而猶仍日籌夜算僅以養贍塞責也臣亦竊嘆其愚也何也人心所歸從即鬼神所福嚮涉試細思自爭襲以來聽葉美之唆誘葉累世之金錢自以爲使鬼矣通神矣噫手世爵夫妻俱蒙封號他日位南面而統三雲者非

滑也必我也乃黃金入公手盡付東流縱有侈張虛附畢竟一毫無補而朝紳衆公持正者盡去之度日如年不階尺土老鼎滑則事之大勢已可槩見矣長年航海舜占風帆假令風帆不順則亟早轉身今正淢轉身時也第恐其見不及此也臣謹以譾劣叨辱宣雲之 命 陛辭日有教臣者曰地方事體無如虜封一代藩兩者爲重願好爲之臣以爲虜封無難也四十年以來三經封事自有成規諸將吏之剝軍媚虜併廢壞邊事者任怨任勞一以法繩從事猶易易

者獨慮　代藩以親王之貴難為區處耳及　朝使
久稽中外惶惑臣謬陳機宜仰荷　聖明採納臣得
以一意稽察犬羊受我約束而封事告成惟　代藩
一事臣數月之內嘔心泣血而僅得其歲給養贍垂
首不語臣役已竣矣臣力已竭矣謹以其情形熟數
我　皇上之前懇乞念長幼係萬古大倫襲封屬百
代鉅典五原雲中為夷夏綰轂重地勿令名分壞而
幺麼借以蠢動也亟　勑下禮部早正世子之封則
倫紀序而邪謀寢　二祖八宗之鴻基將泰山而四

維之矣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　代藩勘議
久明風教關繫不淺懇乞　聖明亟賜　宸斷以正
綱常以杜邪謀以便重地無虞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舍人宋桂親齎謹題請　旨
奉　聖旨